



思政第一课

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：

“人生重要的只有两步，一是开始，二是继续坚持”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

在今年的开学典礼上，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勉励新生树立明确目标，“志存高远不是一句空话，如果读大学只是为了一纸文凭就没有意思了，读书一定要有理想”。

做学术不能“隔靴搔痒”

“国家政策、地方经济政策是如何改变老百姓生活，又是如何为青年一代提供多种选择的？”成长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广东潮州，余淼杰感受着广东经济的增速发展，也埋下了一颗好奇的种子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许子薇 记者 许革

绕过一圈又一圈弯弯曲曲的山路，空气里总是弥漫着露水的味道，位于贵州省第一高峰韭菜坪半山腰的六盘山市钟山区大湾镇海嘎村，是贵州省海拔最高的村。

海嘎村平时总是被层层山雾笼罩着，这里唯一的小学——海嘎小学被称为“云上小学”。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学有一支摇滚乐队，带领他们的是80后乡村教师顾亚。

2023年央视网络春晚，海嘎乐队一首《倔强》惊艳全场。这首被年轻人称为“励志燃曲”的流行歌曲，被孩子们用天籁之音唱出了另一种情绪。后来刘德华和五月天相继为海嘎乐队加油点赞。从那时起，这支来自大山深处的乐队开始走进大众视野。

前段时间，顾亚带着5名乐队的孩子来到北京。他们乘坐了火车和飞机，去了天安门……

组建一支大山里的摇滚乐队

海嘎小学由几座两层高的小楼组成，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只有100多名学生，其中少数民族占比40%以上。2014年，顾亚从六盘水师范学院毕业后，通过特岗教师招聘来到海嘎小学，教授语文、英语，还有自己擅长的音乐。

刚到海嘎村的时候，顾亚曾经迷茫，整晚睡不着。“我是农村人，我的梦想是从大山走出去，怎么又回到了大山呢？”直到一幕“画面”出现，才让看似枯燥的生活有了转机，也就此改变了顾亚和孩子们的人生方向。

2014年的冬天，顾亚像往常一样去教室上课，突然被一名坐立难安的小女孩吸引了注意力，“她冻得直发抖，穿着凉鞋的小脚冻得通红，上面还有些泥巴”。顾亚一惊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。回想起小时候，他也曾在这样的冬天穿过这样的凉鞋。

顾亚心想：“我在这里能做什么？只是完成任务谋生吗？还是为这些孩子们做点儿什么？”

组建乐队的想法源于一次意外的发现。那天，顾亚在寝室里弹吉他，门缝和窗口却多了好几双好奇的眼睛。“这里的孩子们从没有见过吉他，他们趴在窗户边偷看时还有些胆怯，但从他们眼神里可以看到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和渴望。”

顾亚开始在校内尝试开设吉他、贝斯、架子鼓等音乐社团，逐渐萌生出了要“组建一支大山里的摇滚乐队”的想法。

不过，想要让毫无音乐基础、甚至都不知道吉他、贝斯、架子鼓是什么的孩子们组建起一支乐队并不容易，顾亚只能一个个音符、一个和弦来教，每个动作都要一遍又一遍地示范，孩子们每学习掌握一个新旋律也要练习很久。

在顾亚看来，这是一件艰难但值得坚持下去的事情。“山区里的孩子腼腆胆怯，内心却充满着激情”，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慢慢打开自己，有更多的体验和尝试。

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拥有登台表演的机会，每一年，海嘎小学都会组建好几支新乐队。这些孩子大多是几岁到十岁多的小学生，有的内向，有的活泼，也有的敏感。和他们打交道，顾亚往往需要准确记住每个人的性格特点，敏锐察觉出他们的心理变化，并为他们量身定制乐队里的角色。

在这一届乐队里，鼓手是一名温柔、安静的孩子，但非常有毅力，经常自己默默加练；主唱是一名活泼开朗的孩子，她在台上散发着由内而外的自信；吉他手是一名做事周到

1993年参加高考报志愿时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山大学经济专业。“高考就像打开世界窗户的一场考试。”余淼杰对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说，自己看待问题的视野、格局都不一样了。

经济学成了他理解、研究真实世界的一个窗口。他认为，不管选择哪一个学科，最重要的就是理解、研究真实的世界，“文章不做一句空，这是特别重要的”。

很少有人知道，20多年前的余淼杰也曾面临着和当代青年同样的选择，“找一份工作还是考研？”不知道自己能否考取北京大学的研究生，他还是提前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。

“我一直有一个观点，要想纯粹地做学问，还是要一鼓作气。”最终，他选择读研。在北大，他经常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（也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）听讲座。多次听了包括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内众多“大咖”的讲座后，他觉得，“如果能像这些老师一样，用所学的知识改善老百姓生活，报效国家，是能够实现理想的一种途径”。

2000年，余淼杰赴美求学，5年后成为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。在他看来，人生是一场马拉松，“重要的只有两步，一是开始，二是继续坚持”。

2005年，余淼杰在香港大学找到了第

一份工作，他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“如果当时留在美国工作，就错过了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机，而那时的香港既可以观察内地经济，也可以观察世界经济”。

“做学术不能‘隔靴搔痒’，隔着一层总是不能够真正感受到我国经济发展的脉搏。”时至今日，他依旧觉得，回国做学术是他作出的最正确的选择，“没有之一”。后来，在香港大学，他再次遇到了林毅夫。在林毅夫的邀请下，他回到北京大学工作。

他认为，做学术既要保持独立思考，不受外界干扰，也要保持“远距离观察”，去伪存真，“这样看待问题才能全面准确”。

余淼杰经常用自己的求学、科研经历鼓励学生，他希望年轻人在面临选择时，首先要问问自己，这条路是否是自己想要的。“每个人在面临选择时，并不知道这个选择到底是不是最佳的。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即便几十年后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，但这是自己喜欢的，就足够了。”

“方向和趋势比速度与激情更为关键”

余淼杰说，年轻人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好与坏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。“‘看空中国经济’的论调已经出现了三四十年来，但中国经济哪一年真正崩溃过？实际上却是越

来越好，尤其我们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路走来，感受更加深刻。”

1年前，余淼杰任职辽宁大学校长。城市发展与青年息息相关，每座城市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优势产业和发展机会，进而提高城市对年轻人的承载力和吸引力。到辽宁大学工作以来，余淼杰感受最深的是“东北地区潜力无限”。

“百闻不如一见。来到辽宁才发现这里的要素禀赋齐全，工业门类完整，产业规模集聚，尽管没有沿海城市发展迅速，但这里的营商环境确实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。”在他看来，年轻人不一定选择北上广深，二线城市或准一线城市也是很好的选择，关键看这座城市是否适合自己发展的行业。

东北全面振兴的新篇章正在徐徐展开。余淼杰也想激励更多青年，投身到振兴东北的发展浪潮中。“当然，年轻人最大的好处是拥有试错的机会，哪怕觉得一份工作、一座城市并不适合自己，也可以及时切换，最重要的是给自己一个机会。”他提醒说，在面临重大选择时，还需要做好充分调研。

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余淼杰认为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，就要在大学学会相应的本领，“站得高才能看得远，格局和视野比简单的知识和技能更为重要，方向和趋势比速度与激情更为关键”。

大山里的“摇滚梦”



①顾亚和海嘎乐队的孩子们在一起。 ②海嘎乐队的孩子们在练习。 ③海嘎小学。

受访者供图

的孩子，能够顾及他人的感受，凝聚起团队的力量……

“这些孩子虽然出生在大山深处的农村，但就是有一种倔劲儿，不服输、勇往直前。”顾亚眼中，每一名孩子都是独一无二，音乐就像是一个“桥梁”，让孩子们拥有了梦想，激发了他们内心深处力量。

“孩子们愿意去改变才是我们努力的意义”

海嘎小学的第一支乐队由5名女孩组成，她们给这支乐队起名为“遇”，代表着大山里的孩子们第一次遇到了音乐。那时，孩子们拥有的第一件乐器是顾亚带到海嘎村的那把旧吉他，师生共用一把吉他，轮流练习。

然而，想要呈现出一个好的摇滚舞台并不容易，乐队成员不仅要把控好音乐节奏，还要配合跟随音乐摇摆的肢体动作。对腼腆内向的孩子们来说，这一点更难，“大家不是不愿意，而是克服不了心底的恐惧，他们不愿意去表达，所以完全放不开”。

不久后，顾亚为乐队争取到了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机会，他迫切地希望孩子们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，因此格外珍惜这次机会。不过，直到表演前夕，5名女孩依旧无法熟练自如地登上舞台。乐队要演唱的是一首《追梦赤子心》，歌词开头有这样一句“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，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……关于理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”。顾亚希望，孩子们能够勇敢走出大山，去看外面的世界。

但是，多次排练还是没有进展，顾亚有些生气和失望。他离开排练现场，只留下孩子们自己练习。

第二天，孩子们上台了，顾亚在台下紧张得不敢望向舞台，直到全场观众传来欢呼声。

“我当时非常惊讶，当我睁开眼发现，孩子们自己设计了一些摇滚动作，甚至还和观众有互动交流。”此时，顾亚早已泪流满面。

正是从那时起，顾亚和孩子们的音乐梦开始在海嘎村生根发芽。顾亚说：“孩子们不会直接去表达他们能不能做到，但是他们愿意去改变、去尝试，这才是这份努力的意义”。

后来，海嘎小学又先后组建了“未知少年”“海嘎少年”等学生乐队，乐队登台表演的机会也越来越多。一次次演出下来，平日里腼腆害羞的孩子们，在舞台上变成了自信、勇敢的主角。每一年，乐队都会有一个传承仪式，毕业之后吉他手会把手中的吉他传递给下一任。顾亚觉得，每一届新乐队都是基于以往乐队创造的，“有梦想、有理想、有追求”已经成了海嘎小学的精神力量。

顾亚的社交媒体发布的内容，几乎都和海嘎小学的孩子有关。他细心地用文字、照片和视频记录下孩子们登上学校的琴房，利用课余时间一遍又一遍练习。海嘎村和孩子们一点一滴的变化都被顾亚看在眼里。顾亚说：“我要带着孩子们去经历，我希望他们都有机会去找到自己的闪光点，去体验世界的五彩斑斓”。

对孩子们来说，每一次登台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和体验。为了更好地完成演出任务，他们会走几公里山路，从家赶到学校的琴房，利用课余时间一遍又一遍练习。海嘎村和孩子们一点一滴的变化都被顾亚看在眼里。顾亚说：“我要带着孩子们去经历，我希望他们都有机会去找到自己的闪光点，去体验世界的五彩斑斓”。

“音乐让海嘎村有了更多的机会”

有人说大山里的孩子就像“野孩子”，天性爱自由，倔强又顽皮。但在顾亚看来，大山里的孩子很懂“爱”。有一次，一名乐队的孩子过生日，他对顾亚说：“谢谢父母带我到这个

世界，谢谢老师带我出来看世界。”那一晚，顾亚泪流满面。对孩子们来说，他既是严厉的音乐老师，也是温柔的“大家长”，更是带他们实现梦想的人。

2017年，顾亚想要创作一首属于海嘎小学的歌曲，他把全校的孩子们喊到一起，问大家：“你们小时候的家乡是什么样子？现在有了些什么变化？”

“之前上学走的是泥巴路，现在都有水泥路了”“很小的时候住过茅草屋，现在房子都变成小洋楼了”“现在学校离家很近，而且还可以提供营养午餐”……

曾经，海嘎小学因为海拔高条件差，学校留不住也招不到老师，最少的时候只有1名老师和8个孩子。这让海嘎小学面临着被撤掉并入镇上其他学校的风险，也意味着孩子们要每天多走十几公里的山路。那时，顾亚刚来到海嘎小学，在校长的坚持下又成功说服其他8名教师上山，海嘎小学这才保留了下来。

后来，老师们自发召集身边的一些朋友为学校募捐，乐队使用的乐器也是由顾亚的朋友们一点一点凑起来的。如今，海嘎小学是六年制小学，孩子们因为音乐见到了更大的世界，海嘎村也有了越来越多的“外人”到访。

顾亚一点点收集起孩子们的描述，创作出了一首展现海嘎村变化的《海嘎之歌》，这首歌被孩子们称为“最喜爱的歌曲”，也是每支乐队的“拿手曲目”。

9年来，顾亚将梦想“种”给孩子们。如今，孩子们拥有了新的琴房，乐器也逐渐多了起来。今年9月，顾亚被评为2023年“最美教师”。

对孩子们来说，每一次登台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和体验。为了更好地完成演出任务，他们会走几公里山路，从家赶到学校的琴房，利用课余时间一遍又一遍练习。海嘎村和孩子们一点一滴的变化都被顾亚看在眼里。顾亚说：“我要带着孩子们去经历，我希望他们都有机会去找到自己的闪光点，去体验世界的五彩斑斓”。

（实习生武哲对此文亦有贡献）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

引领大学生走好新时代长征路

80多年前，一支过半数主力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红军队伍远离故土、艰难行军，翻越今天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境内的六盘山后，彻底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，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。

80多年后，公费师范生罗聪随宁夏小塾红色筑梦研学实践队在当地参加了8次研学活动。这位就读于宁夏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2020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体会到，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所说，当年与自己同龄的、“没吃没穿”的年轻人，“当兵不是为了有个饭碗，而是为了胜利”。

“胜利的背后，是中华民族在共产党的带领下，实现了团结和统一。”在罗聪看来，“新时代的00后也要像红军战士一样，以乐观向上的面貌紧跟国家发展步伐，谋划好自己的未来。”

主题教育开展以来，宁夏师范学院持续深挖六盘山及周边地区红色资源，成立于2022年7月的宁夏小塾红色筑梦研学实践队，今年暑期组织青年大学生开展红色研学实践，重走红色足迹、追寻红色记忆、挖掘红色故事、体悟红色文化、致敬红色精神、传承红色基因。

00后在六盘山中体悟红军长征的坚强意志

“我们究竟要去哪儿走啊？我们还要这样走多少天啊？”“转移到什么地方，经过什么路线，走多久……”这是89年前踏上长征路的年轻人有过的困惑。

在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纪念馆，罗聪从讲解员口中了解到一组数据：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，经湘江一役至当年12月1日渡江时，人数从最初的8.6万余人锐减至3万多人，后来逐步减少至两万余人、7000余人。

参加研学实践前，关于红军长征艰苦的经历，罗聪只了解一些概况。“前方的路凶险而未知，当年的这群00后、10后是靠什么走完长征的？”“假如我是他们，我也能做到吗？”在研学初期，她时常疑惑。

翻看埃德加·斯诺对红军长征的文字记录，她看到这样的描述：“冒险、探索、发现、勇气和胆怯、胜利和欣喜、艰难困苦、英勇牺牲、忠心耿耿，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、始终如一希望、令人惊异的革命乐观情绪，像一把把烈焰，贯穿着这一切。”

“原来，红军到达将台堡胜利会师前的近两年时间，这些心态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。”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，罗聪随实践队去了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。她了解到，年轻的红军战士即使昼夜不息地行军，也会在瞭望先头部队火把闪耀的灯光时，感受祖国山河的蜿蜒壮丽，享受精神上短暂的愉悦；在布满沼泽深坑的藏区山坡上，一不小心陷下去就会丢了命，他们互帮互助走了出来；在没有敌情的夜晚，他们不知疲倦地高歌、吹口琴、畅谈，彼此分享学习经历；在接连的阵地转移中，正确对待群众、为老百姓着想，得到各民族群众支持，与之建立了浓厚的情谊。

她用手机拍照记录展览区里红军战士穿过的草鞋、斑驳的枪支弹药壳，“这些实物不只是课本里的内容，还是红军战士们曾真实经历过的见证”。

“当下提到红军长征，我认为指的是一种在艰难环境中精神意志上的胜出。”罗聪说，自己感悟到的长征精神包含着独立自主、实事求是、精诚团结、爱祖国爱人民，“年轻人面对困难，一旦足够强大的意志力被唤起，就有可能在思想决策、战略战术、实践活动中获得成功”。

课程思政与大学生思想同频共振

与罗聪同期加入实践队的，还有就读于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二学生刘思玮。

今年暑期，刘思玮也跟着实践队去了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。她从一些长征主题书籍等信源中了解到，许多十几、二十几岁的红军战士投身革命之初，不识字甚至没有名字，一开始并不确切知道什么是革命。从长征亲历者的回忆文稿中、纪念馆讲解员口中得知，后来，那群年轻人誓死追随红军队伍完成长征突围，是觉得“跟着红军队伍走就有出路”“红军分田地给穷苦老百姓、还赶走了土匪”。

“他们那种迎难而上的坚定信念，是值得我们00后毕业生学习的。”刘思玮说，革命先烈为我们创造了现在安逸的成长环境，我们面对学习中的困难挑战，也要秉承吃苦耐劳的精神、保持奋进的姿态，“研学活动让我更加坚定了学好专业的决心”。

跟随实践队，刘思玮还去了位于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村的一座农家小院。1935年10月，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经过这里，夜宿小院主人张春德家，并与当地清真寺阿訇马德海促膝夜谈，他讲解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主张，对方介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，相谈甚欢。

这段“单家集夜话”佳话，刘思玮后来又翻阅学习了1942年出版的《红军长征记》，看到一段关于单家集群众迎接红军的描述：“夹道群众笑嘻嘻地提壶送水，迎面而来，向我们慰问说‘同志们，今日走哪里来，辛苦了，喝开水’‘你们是帮助穷汉谋利益的，喝点开水不要钱’”

“红军长征一路走来，到底是如何赢得群众信任和倾力相助的？”刘思玮从单家集村民口口相传的往事中找到了答案：过去，单家集村民听到“过兵”动静，会以最快的速度关门闭户、躲藏起来；1935年8月14日，红二十五军第一次途经这里时，为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，在军中制定了“三大禁令、四项注意”，靠着和善的语言、严明的纪律、文明的举止，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。

“一部红军长征史，就是一部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。当年那些年轻人的万里长征能取得胜利，靠的不仅是战斗，更有‘你对我好，我也对你好’的情谊支撑。”刘思玮说，生活在原居这座回汉等多民族聚居的城市，自己要像红军当年那样，深刻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、精神实质、实践要求，和少数民族同胞加强交往交流交融、相知相亲相惜。

从伟大的长征精神中汲取实践力量、坚定职业理想

就读于教育科学学院2021级学前教育专业的公费师范生魏文静，比罗聪和刘思玮早一年加入实践队。这两年，她有过的数次随队经历。

“时代变迁，但长征精神是永恒的。我们这一代00后重走长征路、重温革命年代历史，最应该学的是他们那种‘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’的精神。”魏文静说。

她从小在西海固地区长大，“在西北这样的欠发达地区，教育是青少年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最重要途径”。

魏文静的职业理想是从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，走上人民教师的岗位。在她看来，师范生是“未来之师”，毕业后要站上讲台承担起教书育人的职责使命，在大学阶段，不仅要学得过硬的从教技能，“还要掌握思政育人的能力，将来才有可能更好地促使自己的学生在健康、高尚的环境下茁壮成长”。

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需要掌握基本的音乐、舞蹈、体育、心理学知识。她说，总感觉时间过得很快，时常思考如何“见缝插针”合理规划好专业知识学习和校媒媒实践工作时间，“期待自己登上讲台时，有饱满的知识储备、有充沛的从教自信”。她很期待再次参加今年寒假的红色研学实践活动，在老师的指导与小伙伴的协作中，做新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播者。

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小塾红色筑梦研学实践队指导教师夏文彬介绍，学校打造的“66691”红色文化特色思政育人模式，即6个特色教学专题、6条红色研学线路、6种创新育人方式、9个现场教学点、1个仿真实践教学中心，正致力将红色文化融入育人全过程，把丰富鲜活的红色资源转化成直抵人心的育人力量，努力引导学生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的信仰力量和奋进能量，“引导他们成长为听党话、跟党走的新时代师范人才”。

宁夏师范学院善用地方红色资源发挥思政育人作用